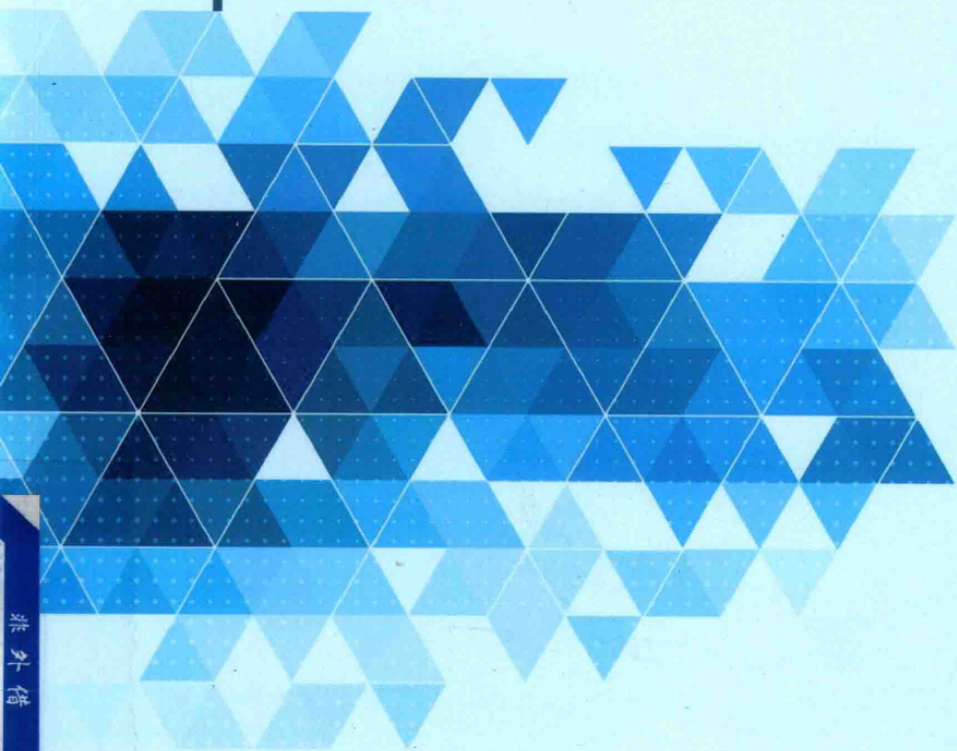


外语教学与

刘友春 著

二语习得的关系研究



非外借



延边大学出版社

外语教学与二语习得的关系研究

刘友春 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语教学与二语习得的关系研究 / 刘友春著. — 延吉 : 延边大学出版社, 2018. 7

ISBN 978-7-5688-5301-9

I. ①外… II. ①刘… III. ①第二语言-外语教学-教学研究 IV. ①H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76023 号

外语教学与二语习得的关系研究

著 者 刘友春 著

责任编辑 安丰存

装帧设计 中图时代

出版发行 延边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977 号, 133002

网 址 <http://www.ydcbs.com>

电子邮箱 ydcbs@ydcbs.com

电 话 0433-2732435 0433-2732434(传真)

印 刷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1000 mm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88-5301-9

定 价 45.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二语习得概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1
第二节 研究目的	5
第三节 研究意义	6
第四节 研究方法	6
第二章 二语习得研究	8
第一节 二语习得理论研究	8
第二节 中介语研究	22
第三节 二语习得的内在因素研究	37
第四节 二语习得的外在因素研究	63
第五节 二语言习得的文化教学研究——以方位词“上”“下”为例	101
第三章 二语习得与外语教学	117
第一节 二语习得理论与外语课堂教学	117
第二节 外语教学方法	132
第三节 外语教学模式	142
第四节 外语教学质量评估	152
第四章 大学英语学习方式	163
第一节 自主学习	163
第二节 合作学习	168
第三节 探究学习	171
第五章 二语习得研究展望	175
第一节 二语习得研究成果	175
第二节 二语习得研究的局限与研究方向	176
参考文献	179

第一章 二语习得概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第二语言(Second Language, L2)从概念上来讲是针对第一语言即母语而言的。从字面意思上来讲,第二语言指的是学习者在习得母语之后又学习使用的其他语言。二语习得领域(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LA)的研究通常被认为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这意味着该学科仍然是相对年轻的科学。现代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是指在正规的指导下不论是儿童还是成人对非本族语言的学习与发展。其中的“第二”也可以指第三、第四语言等,“语言”包括方言,“习得”(Acquired)包括语言的磨损和损耗。虽然二语习得领域迅速扩大,并在过去50年中逐步多元化,但研究二语习得的主要动机依然保持不变。目前至少有6个广泛的学术和专业领域的参与者对SLA的研究有兴趣,但大多数研究人员通常只专注其中的一两个领域,却忽略它在其他领域的应用。

二语习得理论是科学系统地研究二语习得现象的理论。一个学科形成的初期,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学科意识明显;二是学科内涵相对一致和明确,并且有较完善的理论基础;三是学科系统相对完善。笔者对二语习得研究做了一个粗略的时间划分,具体描述不同时期的研究概貌,探讨不同时期的研究特点。

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特点是:寻找理论基点,形成对比意识。这个时期的研究还得从Robert Lado(1957)撰写的《跨文化语言学:语言教师的应用语言学》(*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 Applied Linguistics for Language Teachers*)说起。我们已经无法考证Weinreich和Lado原本写作意图上的联系,但是从内容上,我们可以把Lado的这本著作看成是Weinreich的《语言的联系》的延续和理论发展与补充。Lado的这本著作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跨语际研究,而第二语言习得就是一种跨语际的学习;二是教学目的很明确,Lado的写作旨在解决外语教学中的第一语言迁移问题。所以,Lado首先提出了一种语言对比研究的体系,即在语言的不同层面(音位、语法、书写和文化等)上系统地、逐一地对比第一

语言和第二语言;对比的研究方法基于语言迁移假说(Language Transfer),同时其研究目的又是解决阻碍第二语言习得的迁移(即负迁移)。围绕着 Lado 的研究和观点,这个时期出现了大量类似的研究。例如,有的学者对比语言本体和语言的文化属性,找出两种语言的异同;有的学者从教学和学习的方式来研究语言差异及其迁移对教学和学习的影响;还有的学者探讨迁移心理。这些研究的一个根本目的就是通过对比来预见第二语言习得的困难,认识困难的性质,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克服困难。综合来讲,对比分析的基本观点就是:①学习者在学习中所经历的水平难度和两种语言的差异程度直接相关;②差异大则难度大;③难度直接造成语误,难度大,语误则频繁。对比分析法的理论依据是早期的行为主义理论。首先提出的就是经典性条件反射理论,其代表人物是 Ivan Pavlov 和 Watson。Ivan Pavlov 认为,人类的行为都是后天习得的,环境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模式,无论是正常的行为还是病态的行为都是经过学习而获得的,也可以通过学习而更改、增加或消除。在新行为主义中另有一种激进的行为主义分支,它以 Skinner 为代表。Skinner 认为强化训练是解释机体学习过程的主要机制。Osgood 接着又修订了 Skinner 的“刺激—反应”理论,加入了调节反应理论(Mediation Theory)。而 Jenkins 和 Palermo 一反常规,将关注点聚焦在语言处理部分,结合生成语言学理论与调节反应理论来解释儿童语言习得问题。

20 世纪 70 年代中介语系统描写时期的特点是:结合对比成果,探索二语本质。行为主义理论语言习得观(主要以 Skinner 和 Bloomfield 为代表)的中心内容就是,学习一种新的语言就意味着建立一种新的习惯,人的语言意识的形成依赖外界的反复刺激。如果说行为主义理论是外在论的话,那么转换生成就是内在论。正常儿童在五六岁时就能自如地运用母语,对语言的掌握似乎毫无困难,而学习第二语言却困难重重,这种“奇怪”现象吸引了许多学者把注意力放在对第二语言本质的研究上,他们研究得出的一个共同结论就是:第二语言是一种中介的、暂时的语言体系,故而将这个时期称为“中介语系统时期”,以反映研究内容。在母语习得研究领域里,有研究者依据 Chomsky 的理论,提出了“独立语法假设”这一重要概念。这一假设认为,儿童语言和成人语言之间存在着差异,不能把成人使用的语言作为评价儿童语言的标准,也不能认为儿童语言存在着缺陷。实际上儿童使用的语言是一种不同于成人语言的另一种语言,其具有独立的语法体系。“独立语法假设”最大的意义在于,它让研究者清楚地看到,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第二语言和第一语言的对比上的做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过于简单,所以人们又开始探索新的理论来研究第二语言本身。20 世纪 70 年代是这种研究的全盛时期,出现了重

要的描述第二语言的“中介”属性的理论。

Nemser 认为,第二语言学习者在某一特定时期所掌握的语言体系,既有别于母语体系,又有别于目的语体系,是一种逐步靠近目的语言的“中间”语言体系,被称为“近似体系”(Approximate System)。Selinker 于 1972 年发表了极有影响力的论文《中介语》(Inter-language)。从此,“中介语”这个术语作为一种描述第二语言学习者语言的概念被学术界接受并确定下来。中介语的含义接近“近似体系”,也认为第二语言学习者语言中许多成分既不来自母语,也不来自目的语,而是在大量接触目的语材料的基础上学习者构建出的自己的语言,并且通过归纳和推理形成一种中介语体系。后来,Selinker 和 Swain 特别强调了其中的三个过程,也就是第二语言习得的三个学习策略:语言迁移、过度概括和过度简化。事实上,有 95% 的学习者无法获得地道的目的语能力,一旦他们的中介语中包含了一些不同于目的语的规则,或者能够进行一些简单的表述之后就停止学习了,以后的表达就局限于仅有的结构和词汇,这种表述多少有一些呆板。这种现象称作语言的“石化”(Fossilization)。石化现象是指外语学习者的中介语里的一些语言项目、语法规则和系统性知识趋向固定下来的状态,年龄增长和学习量的变化对改变这种固定状态不起作用。

Selinker 和 Lamendella 把导致第二语言“石化”现象的原因大致归纳为内部(Internal)和外部(External)两大种原因。后来,Ellis 具体归纳并分析了内部和外部原因,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Ellis 具体把内部原因归纳为“年龄”和“缺乏适应欲望”两种,把外部原因归纳为“交际压力”“缺乏学习机会”和“二语使用反馈本质”三种(Ellis, 1994)。以上的研究可以概括为对中介语属性的研究。这个时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探索第二语言(即中介语)的本质,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偏误分析”流派。对此,Corder 的研究应该特别被关注。实际上,Corder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就开始对语言偏误进行分析,研究学习者语言中出现的偏误及引起偏误的原因。Corder 的研究成果奠定了中介语理论的核心,即如果说对比分析假说是用来预测语言偏误的话,那么中介语理论就是用来分析偏误的发生原因(机制)的。在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基于上述理论框架的具体语言项目习得的研究,它们主要是对第二语言习得顺序展开的研究,其目的是揭示语言本质的普遍意义。对习得顺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法结构的习得顺序和词素的习得顺序上。这种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很多实践意义。比如,它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清两种语言结构的异同,还能帮助人们了解不同的语言认知心理。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末习得过程描述时期的特点是:吸取个性研究成

果,展开共性研究工作。在中介语系统描写时期,对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多数是局限于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而没有更多地考虑到作为第二语言的其他语言,因而这些研究成果的结论,特别是对语素的研究结论,不具备普遍意义,难以推广到其他语言;此外,这些关于语素的研究并没有跟语法研究很好地联系起来,语素在一定的程度上被孤立了;另外,还有学者认为,即使学习者在习得英语语素中确实存在着不受母语影响的共同习得顺序,也并不意味着在习得较为复杂的语言结构中,同样存在不受母语影响的共同顺序,所以母语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因此,对共同顺序的描述是必要的,对共同顺序的解释也是必要的。那么,对语言结构的普遍性解释和习得心理的普遍性解释就成为这个时期研究的重点和特色。我们拟从对语言结构的普遍性解释、习得心理普遍性的解释、语言迁移研究和中介语变异性研究等内容着手,综述这个时期的研究概况。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语言学理论和第一语言习得理论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为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研究提供了基础。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对第二语言习得的一些现象的描述,而是逐步地使其研究工作走上了解释的道路,其中最根本性的研究就是解释语言究竟是如何在大脑中产生的。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对语言普遍特征研究最能说明问题的、最值得关注的是“标记”(Markedness)问题研究。在语言类型学中,“标记”是一个相对概念,它反映了语言成分的蕴含特征。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语言形态学研究的不足之处,它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的很多结论只是推导出来的。例如,Dahl 的研究显示,绝大部分语言中否定词用于动词之前,同时在第二语言习得初期,学习者倾向于把否定词置于动词之前,不管其母语的否定词是位于动词之前还是动词之后。于是,人们就从这个研究中推导出否定词前置是无标记的,进而推导出无标记结构习得先于有标记结构习得。Selinker 对中介语做了系统研究后,“重新”发现了中介语假设的许多构成要素,诸如“训练策略”和“简单化以及复杂化策略”等。Ellis 对此领域的研究成果也进行了一番总结,认为“现在许多理论家把中介语用于不同的意义,如用于中立理论意义,因而可以把它含义概括为学习者所形成的、随着时间推移而系统地修正的第二语言隐性知识系统”。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进入理性分析时期,即进行思索与探索,寻找目标与结论。“习得过程描述时期”的共性研究成果很多,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探索第二语言习得具有共性意义的本质,以便形成具有一般意义的认识。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有的验证前人的结论,表现为定量分析;有的展开新的探索性实证研究,表现为定性分析。所以这个时期并没有明显的、有较大影响的理论出现。思索、探

索、追求的过程往往就是这样的。

第二节 研究目的

在我国,二语习得研究领域还没有形成立足于我国本土实情的理论体系,尽管我们一再强调要建构本土化的二语习得理论,但在理论上仍盲目跟从国外的新理论、新趋势,而忽视立足于我国环境的基于实证的理论建构。在我国,二语习得研究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此为思路,着重研究探讨如下内容。

(1)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一直提倡构建本土化理论,这一提法的初衷是好的,它强调原创性研究,但在强调构建本土化理论的同时也凸显了全球化理论的概念,势必会产生这样的一种误区:国外的理论就是全球化的,国内的各家学说就是本土化的。客观上讲任何一种理论尤其是社会人文科学的理论都是本土化的。在研究中国学习者的外语学习动机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Gardener 的动机理论是不是全球普适的外语学习动机理论?我国主要地区基本上都是单语环境,我国学生的外语学习主要是发生在课堂环境下,因此融合型动机概念就不一定适合我国学生的外语学习动机,因此也不能把它全盘照搬过来进行本土验证或本土化。而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大多数学生除了掌握本族语言外还要学习汉语,因此用 Gardener 的理论来研究学生的汉语学习动机似乎更合适。任何理论都是本土的,只有科学的研究范式是普适的或全球的。在讨论国外的二语习得理论时,应该把重点放在二语习得研究的科学研究方法和操作程序上。对国外的理论要学会批判地吸收,既不能把理论、模式和假设混为一谈,又要弄清楚理论和模式产生的背景,这样才能找出适合我国具体环境的二语理论模式。

(2)国内二语习得一直是挂靠在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名下的,学生也很少接受二语习得研究的系统训练,他们对二语习得理论只是一知半解,无法掌握二语习得的理论精髓。在培养学生的模式上,国内历来都对理科和文科有严格的区分,语言学领域的学生很少接受过严格的科学思维和研究训练,因此在具体的实验研究和数据处理环节比较薄弱,科学研究功底的不足造成了难以产生基于实证研究的理论构建,这也造成了对国外理论不加批判地照搬。如果不建立严格的科学标准和范式,必然会导致学术造假甚至抄袭。科学研究范式有两种含义:其一是指广义上的学术研究范式特征,是作为学生、教师和科研人员应具有的基本科研素质;其二是指狭义上的二语习得研究范式,从事二语习得研究的人员应该对本领域的学科属性、理论体系和理论评价标准有深刻的理解,并在具体的研究中共同遵

守。建立我国二语习得研究范式还意味着,二语习得研究要立足于我国学习者的具体情况,同时还要具有全球化视角,这样形成的二语习得理论才会既有原创性,又有全球普适性。由于科学发展的局限性,我们现在还无法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窥其全貌,这表明了人们对二语习得现象认识和理解在不断深入。虽然二语习得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已经逐渐成熟,但是要发展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学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三节 研究意义

由于历史原因,国内学界接触二语习得理论和开展相关研究要比国外晚十多年。此前,国内长期以来对如何教授语言研究较多,而对语言学习理论做专门的、深入的研究较少。二语习得理论引入我国后,给语言与语言教学研究者们以极大启发。应该看到,西方现有的二语习得理论主要是以印欧语系为基础,虽然这些假说、模式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但汉语是离印欧语言谱系较远的一种语言,它在语音、词汇、语法和文字以及文化内容负载方面所体现出的特点,必然给以汉语为母语的二语(外语)学习者和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和规律带来不少特殊的问题,所以在中国的环境下研究二语习得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研究方法看,有思辨式、逻辑式和经验型的文献性研究和基于第一手资料来源、手段趋向科学化的实证性研究;从研究面向的对象来看,分为以英语为第二语言(外语)和以汉语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二语习得研究在对外汉语教学和外语教学这两大应用领域里,均已取得一定的成果。此间对二语习得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和探索,会为二语习得研究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第四节 研究方法

本书总的研究方法是:从理论研究到与实证验证,再到理论推演。在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调研,分析二语习得理论如何对二语教学实践产生影响,二语教学实践如何对二语教学理论进行充实与完善。通过对二者的深入分析,得出相关结论。

具体而言,本研究确定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文献性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实证分析回答“是什么”和“能不能”这些类型的问题,不涉及价值判断,而文献分析主要回答“应该怎么样”和“该不该”的

问题。为了深入研究二语习得与二语教学之间的关系,笔者阅读了大量相关的国内外文献和专著,充分汲取了前人研究的相关成果。这些成果不仅为本书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鉴于目前我国的二语习得理论研究多局限于对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介绍与借鉴上,因此本书的研究更多地运用文献分析的方法对二语习得的定义、内容、外延进行规范分析,同时对二语教学进行实证分析,借助语料库进行中介语研究。

(2)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相结合。在研究中,根据需要进行了二语习得的静态共时研究与二语能力形成和发展的动态研究。在进行二语习得的内涵性质界定、要素构成和结构分析时采用了静态研究分析方法。同时对二语能力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递进演化分析,即采用动态研究的分析方法。

(3)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将以访谈、观察等材料为基础的质化研究与以数据材料为基础的量化研究相结合,将量化研究中问卷调查、实验法,与定性法有机结合,对语言学习者的内在特征(如中介语的发展规律、动机、情感因素等)和语言学习者的外在表现(如语言输出、交际策略、学习策略等)以及语言学习环境(如语言输入、纠错、应对等外在因素等)进行质化与量化分析。

第二章 二语习得研究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其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以描述二语习得过程和解释二语习得特征为主要目标的,全球范围内的二语习得研究蓬勃发展。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二语习得研究在中国开始起步,国内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也已经历了 30 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国的学者此间在二语习得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和探索中付出了不懈努力,为二语习得研究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因此,本书认为有必要对中国二语习得研究的状况进行概要的回顾与总结,并对其前景进行展望。

第一节 二语习得理论研究

由于对二语习得现象的理解和认识视角不尽相同,二语理论研究者建构了不同的二语习得理论,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另外,在众多二语理论中经常出现主义、理论、模式和假说及它们之间层级关系的混同。国内二语习得研究的起步比西方晚,如何消化和吸收国外众多的二语习得理论,如何解释我国学生二语习得现象并提出基于我国具体环境的二语习得理论便成了我们面临的挑战。本书认为,要迎接这些挑战,首先要客观地梳理和评价二语习得研究的思想根源,进而建立二语习得的研究范式。当前理论纷繁复杂,这虽然是不成熟学科不可避免的局面,但确实很不利于学科的发展。本书希望通过反思理论建设问题,促使理论促进学科的发展,最终达到理论统一的目的,从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层面解读二语习得现象。下面就二语习得理论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阐述。

一、二语习得的心理认知

第二语言习得一直是认知科学中的主题。各种对于二语习得过程的理论演变,一直是多年来争论的话题。对于认知和语言发展的述评一直争论不休,本书从认知信息处理的角度来研究 L1 和 L2 习得过程并提出了 SLA 的认知过程模型,并对该模型的教学启示进行了讨论。

(一) 概述

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通常被看作基于第一语言习得研究的。事实上,人们也常用第一语言习得研究来解释第二语言习得中的现象。然而,除了相似之处以外,现在有一种普遍的共识,即在 L1 和 L2 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生物学和认知差异。在试图推进的普遍的二语习得理论中,Bialystok 描述了三种语言习得的研究方法即神经语言学、语言学、心理语言学。Bialystok 的观点认为,神经语言学是最成功的解释语音习得过程的方法,而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分别对句法和词汇系统习得做出了最好的解释。以上方法都对普遍的语言习得理论的形成提供参考。Bialystok 就这三种方法对二语习得的研究概述的阐释令人信服。然而,从某种角度而言,本书认为在二语习得过程中的本质即是认知,如果对二语习得的研究不从认知的角度来分析,那么分析是不全面的。本书认为当代认知心理学强调信息处理和认知能力,二语习得作为认知的一个分支,对二语习得过程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认知和语言的发展的理论讨论中,批判性的评论是符合时宜的。针对概述母语和二语之间的差异,本书尝试从认知信息处理的角度探讨二语习得过程,希望从更多的维度,对二语习得进行清晰的解释。

(二) 认知和语言发展

二语习得是认知理论的中心课题。每种理论的认知都对各种二语习得的现象进行了解释,但这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认知可以定义为“了解我们经历的心理过程,如感知、回忆和推理”,它被认为是对语言发展的有趣见解。Owens 的 4 个主要理论确定了一系列认知与语言之间可能的关系,这 4 种理论主要是认知论、语言决定论、角色互换论和独立理论。而认知决定论主要代表 Piaget 认为认知是一种生物成就。一个人的语言发展主要取决于其认知发展。换句话说,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用于表达思想的工具。与认知决定论相反,语言决定论认为语言对思想的影响起主导作用。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个体概念对事物的分类决定一个人母语的全部或部分结构和词汇。这一假说是不被大多数语言学家所接受的,有些语言学家立即指出,这种假说“对语言起源的谈论比语言对文化影响的谈论要少”。角色互换理论来源于 Vygotsky,他认为,认知和语言开发在早期的两岁以前是分开的。两岁以前的孩子不需要语言来表达思想,而早期的语言也不是根据思想而存在的,也可能是基于视觉和听觉的想象。两岁以后,认知和语言交织在一起,相互依存,孩子开始使用语言来表达思想并通过认识问题进行判断推理。另一方面,通过认知的逐渐成熟,儿童的语言随之发展。以这种方式,两个领域彼此促进发

展,彼此交换角色。

而以上的理论在不同程度上表明认知和语言发展之间的相互依赖。而第四理论认为认知与语言之间没有关系,这两个领域的发展和产生的作用都是独立的。这一理论的提出者是 Chomsky。他认为语言是一种人与生俱来的能力,是设计独特的遗传编程心理机制的语言习得装置。

上述四个理论观点从各自特定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充分的思考空间。然而,现在普遍认为,在某些阶段和在某种程度上认知与语言发展在本质上是交织在一起的。人们了解自身和所谈论的环境,当他们谈论自己和周围的物质世界时,认识得到发展。本书认为,这是二语习得的特殊情况,如果我们考虑事实的话,那么二语学习者通常是成年人,他们的认知能力和资源比母语学习者更成熟和更丰富。双语环境下年龄较小的二语学习者则需要不同的理论交织在一起的指导。

(三)二语习得认知信息处理

为了阐明二语习得认知过程,似乎有必要先讨论二语习得的特点。在比较母语和第二语言的习得中,Bialystok 明确地指出“生物和认知之间的平衡发展对母语学习和第二语言学习产生影响”。在母语习得中,大部分的语言发展都是先天的生物因素,音系到句法再到语义的重要性在下降。另一方面,在二语习得中有意识地学习尤为重要,显著扩大了认知干预范围。可以说,成年人学习第二语言具有一些认知优势,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缺点同时也可能伴随而来。首先,语言是非常复杂的,在有限的语言输入条件基础上,学习母语的儿童不会花费太多的力气。虽然他们的理解力还很差,但儿童通过模仿、试验和不断犯错来学习语言。因此可以说,没有受过任何语言训练的常人至少也可以讲一门语言。但是这种情况并不适合二语学习,二语学习者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并且有意识地经常性学习。如果二语学习者知道“为什么学”“学什么”和“如何学”的话,他们会学得好,这是明显的优势。其次,第二语言学习往往是非同源性的,这并不意味着学习现有认知符号。这些模型来自于一个共享的文化,构成了我们所理解的生活环境,塑造出我们的心理表征的典型人、事和物。而且,学习母语的儿童有着不同的认知世界,与二语学习的成人相比,儿童头脑中的单词和概念都只具有狭小的含义和用法。所以第二语言的学习有可能构建新的认知模式或修改旧的模式。因此,区分可能存在于母语和目标语认知过程中的差异是非常重要的。当涉及目标语言的文化和社会元素时,无疑会对学习者的认知产生很大的影响。最后,是关于一个人的陈述知识。这类型的知识,通常被称为“模式”或“框架”,并应用于人工智能,代表着对抽象意义的长期记忆,而不是精确复制特定的事件或特定的语言文本。当被激活的信息引

入工作记忆时,模式或框架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新信息。外语学习中,学习者内化的母语模式与目标语言可能非常不同,这种类型的模式显然对语言习得有帮助,但是它也可以阻碍语言习得过程。这些属性将反映在外语学习者的中介语的发展中。基于上述对二语习得特征的讨论和借鉴 Skehan 语言习得模型,本书从信息处理和认知的角度提出以下二语习得的想法。

心理构造由 Schmidt 提出。Schmidt 认为,学习者注重输入便可以在记忆中进行处理。然后激活并与长期记忆的知识相互作用,获取意义。与此同时,信息的获取通常受到二语学习者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他们的能力、需要、兴趣、动机和普遍的处理能力。当然,还有其他变量,如社会语言学等因素。在二语习得中,信息量的获取必然受到学习者母语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会在母语中转移。在这个过程中,二语学习者的中介语构建和使用将产生口语和书面语的输出。输出并不被视为一个精确复制的输入。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外语学习者似乎积极参与构建规则来引导他们对可用资源的输出。

(四) 结论

认知信息处理模型可能非常有价值,因为它不仅包含非母语英语课程,而且更广泛地影响二语习得教学普遍教学方法。对于 SLA,更应该努力发展学习者的过程性知识,也就是说,运用学习者的认知能力来执行各种心理过程,例如学习者的理解能力和生成语言解决某些问题的能力。教师应根据学习者使用语言、使用频率和经验,确保学习者有意识地进行下一步输入。当设计教学任务旨在使学习者进行有效的沟通时,对学习者的处理资源的能力也应予以考虑。在接受教学和技能产出过程中,活动安排旨在激活背景信息。然而仅执行一些活动,如课前阅读或预听练习是不够的。学习者不但要意识到这种类型活动的目的,而且也应对二语学习者与母语学习者之间的认知差异有所了解。他们往往在元语言和元认知方面更有能力,因此应该训练他们对输入信息处理的技能。

从第一语言习得中可以明显看出,语言发展的有效性与学习者的内在学习动机密切相关。儿童学习是因需要或感兴趣,在二语习得中尤其如此。需要引导学习者对相关事物的学习,这种相关性增加了他们的学习动机和兴趣。可以说,个人相关性是一个在发展学习者的认知和语言功能中具有相当意义的内在决定因素。在这方面,以 ESP (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s, 英语为特定目的) 为例,为了确保 ESP 的课程成本效益和整体的成功,需要对 ESP 从业者进行分析。然而,在普遍的英语课程中,该问题通常没能得到认真对待。语言习得取决于满足学习者需求的动机,这在本质上与学习者个体有关。为了促进第二语言习得,本书认为学习者的

需求和兴趣及课程的相关性对教学决策的实施均起到指导作用。

二、二语习得的社会认知

(一) 概述

二语习得自 20 世纪后半叶诞生起,受到认知主义心理学的左右,遵循心灵主义,认为二语习得的过程是自然生长的过程,有自身的发展路径;二语学习者的错误,也是发展过程中的错误,错误分析成为关注的对象。特别是后来随着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发展,普遍语法理论在二语习得中的应用研究也越来越多,形成二语习得的认知派,这也是目前二语习得研究的主流学派。但随着功能主义语言学和会话分析理论的诞生与发展,人们认识到社会语言活动对语言习得的重要作用,借鉴母语习得中的“母亲说话腔”(Motherese)现象,从“外国人说话腔”(Foreigner Talk)特征分析二语习得者同本族人会话对二语习得的作用,二语习得的社会派逐渐形成,并发展成为批评认知派的强劲力量。同时,在认知科学发展中,有一个流派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其理论前提是人的认知是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人与人交互(Interaction)、人与情境交互产生的,即情境认知(Situated Cognition)。这将认知从个人大脑发展推进到社会情境中的交互活动,将认知与社会结合起来,形成社会认知学派(Socio-cognitive Approach),并在二语习得研究中得到一系列的应用。目前,国内对于二语习得的社会认知学派介绍较少,而且在对待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的归属问题上也存在分歧,有人将其归入社会学派,也有些人将其归入社会认知学派。所以有必要对二语习得的社会认知学派进行详细介绍,厘清其来源,明确其主张,探讨其应用。

(二) 社会认知主义取向的发展背景

从二语研究认识论和历史发展的视角考察,二语习得的主要理论框架可以概括为三种认识论取向:结构行为主义、心灵主义和社会认知主义。早期的二语习得研究建立在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理论和结构主义语言学基础上,把语言学习的过程视为习惯的形成,在语言教学中提倡通过句型操练培养语言行为、巩固语言习惯。视听法是当时比较典型的以行为主义为基础的教学法。由于行为主义忽略了学习者个体的认知能力和主观能动性,以行为主义为导向的语言学习理论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受到了认知主义学习理论的挑战。心灵认知主义理论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重视学习者的认知心理,认为语言学习是复杂的、动态的思维过程,而不是简单的模仿和重复。在语言学领域,Chomsky 提出的普遍语法理论对语言习

得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主张语言学习调动的是人的大脑内部机制,而不是对外界环境刺激的简单反应。这个阶段的二语习得研究主要从学习者的语言错误和中介语入手,探索语言习得的内部机制以及二语的基本特征和性质。认知主义对二语习得研究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基于心灵认知主义的二语习得研究仍然是二语研究的主流。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语言习得的社会性和情境性日益受到重视,二语界出现了与传统的认知派持不同主张的社会派。社会派批判了认知派对个人认知主义过于依赖的研究取向,主张重新思考二语习得中很多重要的理论概念,包括中介语、本族语者、语言习得和语言使用的关系等,呼吁重视二语学习的社会属性。

经过多年的论战和磨合,很多二语研究者认识到认知和社会视角都是研究二语习得的重要角度。两者虽然存在很多差异但可以互为补充,如果把两者结合起来能够为二语习得研究开辟新的研究路径,有助于全面理解二语习得的复杂性。基于这种认识,二语界出现了社会认知主义取向。社会认知主义取向有机融合了认知和社会两种视角,采用一种整合的方式把学习过程中的认知和社会对立关系重新阐释为对话关系,在学习者的内部和外部世界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社会认知主义取向下的二语习得研究突破了传统研究对语言学习者个体心理过分关注的局限,重视学习发生的社会文化情境因素以及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身份认同等方面,以多元化、情境化、生态性的方式探索二语习得的重要问题。

(三) 社会心理学依据

1. 社会文化视角

人是语言习得的主体,而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必然带有社会的烙印。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文化交流就没有语言习得的可能。Vygotsky 在他心理学著作中,用“社会历史”来代替“社会文化”,而在与第二语言习得相关的著作中,“社会文化”一词用得最多。从社会文化对语言习得者的影响来说,最恰当的词还是“社会认知”,该词在 Atkinson 的著作中有多处使用。人的社交活动作为社会文化认知能力发展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有意识的言语过程完成的,因为语言具备无限的理解功能和表达功能。倘若不是因为人的社会需求和爱好及经济发展的原因,就不会有任何语言产生,也就不会有过去产生的任何语言之类的东西让今天这么多的人都来习得。Vygotsky 也认为思维过程并不存在于内在结构,而在于思维本体(人)与客体之间的交互作用中。不同的是 Piaget 的认知发展理论强调了思维过程中的交互作用,并且认为这是独立于外在世界的,而 Vygotsky 所强调的则是外部世界的媒介作用。Lantof 将 Vygotsky 的心理学用在了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以及教学过程中,